

高自尊易宽恕？基于中国青少年样本的研究^{*}

姜松梅

(安徽理工大学, 淮南 232001)

摘要:目的:以中国青少年为被试样本,整合已有自尊与宽恕关系的研究,运用元分析技术,明晰二者之间的整体关系,分析以往研究结论产生分歧的原因。方法:采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 等检索系统搜索自尊与宽恕的相关文献,遴选出符合元分析研究标准的有效文献 31 项,70 个独立样本,共计被试 31516 名。结果:(1)自尊与宽恕间存在中度相关,自尊可正向预测宽恕,验证了高自尊者易宽恕。(2)自我宽恕比人际宽恕与自尊的关系更为密切。(3)宽恕测量工具、被试类别、宽恕结构对自尊与宽恕的关系调节作用明显,性别无显著调节效应。

关键词:自尊;宽恕;元分析;调节变量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1)03-0249-06

1 问题的提出

青春期前后,人际关系问题变得复杂而激烈,人际冲突、攻击行为时有发生。有研究证实低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作出攻击性的行为(Fanti & Henrich, 2015)。自尊是预测攻击行为的重要变量之一,与攻击性之间存在密切负相关。通过提升自尊,预防和改善个人和社会问题被认为是有效的策略(施国春,张丽华,范会勇,2017)。高自尊的青少年更容易宽恕他人(Yao, Chen, & Sang, 2016)。宽恕有助于建立积极的社会关系,这对于青少年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Hong, Liu, & Ding, 2020)。

国外许多研究已证实自尊与宽恕关系密切。宽恕或宽恕干预能够提高个体自尊(Freedman, 1996)。高自尊的人倾向于原谅自己和他人犯下的错误,自尊对人际宽恕和自我宽恕都有显著预测作用,尤其是对自我宽恕(Holmgren, 1998)。自尊是实现自我宽恕的重要条件。国内对自尊与宽恕关系的实证研究集中在近二十年,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出现较大分歧。根据自尊与宽恕的关系,已有研究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研究认为自尊与宽恕呈正相关,即自尊水平越高,越容易宽恕,自尊能正向预测宽恕。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持这种观点居多数,只是存在相关强弱的差异。田录梅(2015)对 464 名初中生调查显示:自尊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宽恕自己或他人,也更可能被同伴接纳(Strelan, 2007)。黎玉兰等(2017)在研究大学生的自尊与宽恕倾向的关系时发现,自尊与人际宽恕、自我宽恕呈显著正相关,高自尊的大学生更容易宽恕自己的过错,且高自尊者

倾向于内控归因,也容易宽恕他人。

第二类研究认为自尊与宽恕呈负相关。即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更容易宽恕其侵犯者。陈雅彬(2013)以 859 名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自尊水平越高,个体越不容易自我宽恕,研究者分析可能的原因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面对冒犯容易激发羞愧和内疚情感,从而抑制个体的自我宽恕。一项针对高中生调查研究也表明:自尊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而且自尊对宽恕各个维度均有显著的负向预测力(孔德娇, 2009)。

第三类研究认为自尊与宽恕相关性不显著。国内学者付宏对中国人的宽恕特点有诸多研究。一项大学生宽恕与其人格因素的调查研究表明,宽恕与自尊等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它们相互之间缺乏显著相关,中国人的宽恕更多地受到了一些关系取向的人格品质(如人情、人和及面子)的影响,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宽恕特点具明显的差异(傅宏, 2006)。

第四类研究认为自尊与宽恕没有直接相关,二者的关系受其它变量影响。如:自尊对宽恕不存在直接的影响,自尊完全通过影响共情来间接影响宽恕(赵薇,郑显亮, 2015)。社会认可需要在女生个体自尊与宽恕倾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付进等, 2010)。自尊对宽恕他人的影响其实是通过主观幸福感的间接作用实现的(程淑华等, 2016)。

基于研究结论差异的存在,本文拟采用元分析的研究方法。元分析可有效避免因测量工具及衡量指标等差异产生的偏差,还可以综合国内已有的研

^{*}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感恩、宽恕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干预”(SK2018A0091)。

究成果进行定量分析,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自尊与宽恕关系的影响因素,挖掘其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搜集

文献检索包括中文和英文两部分,时间跨度为2000年~2020年。中文文献采用知网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以及中国科技数据库等工具,英文文献搜索主要采用Spring Link、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搜索题目、摘要、关键词、主题中含有“宽恕”“自尊”的文献。

文献选取标准:①文章主要探讨了自尊与宽恕关系的实证研究,使用了自尊评定量表和宽恕测量量表,并且至少报告了一个量表的总分或维度与另

一个量表的总分与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②研究对象选取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等国内(不包括华裔或者港澳台)正常青少年群体,样本量大小明确。③数据重复的只择其一,不同时期发表的,选较早出版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都采用相同的数据,优先考虑期刊论文。

遵循上述要求,最终获取符合元分析的有效文献31篇,期刊论文21篇(外文研究2篇),学位论文10篇,样本总量31561。自尊与宽恕总分相关的元分析共纳入25个独立样本研究,共计样本量10379,自尊与自我宽恕相关的元分析共纳入22个独立样本研究,共计样本量11213,自尊与人际宽恕相关的元分析共纳入23个独立样本研究,共计样本量9924。

表1 元分析中纳入的原始研究

研究 ¹	样本量	被试	宽恕量表 ²	自尊量表 ³	相关系数 ⁴
Xiaochun Xie,2020	955	大学生	HFS	RSES	TF = 0.17
刘贤敏,2020	621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24
牛 惠,2020	319	大学生	HFS	RSES	TF = 0.372 SF = 0.263 IF = 0.372
王琦平,2019	138	高中生	自编量表	二维自尊量表	TF = 0.482
郭新年,2018	344	高中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28
王 垒,2018	560	大学生	HFS	RSES	SF = 0.41 IF = 0.15
苗灵童,2018	232	初中生	人际侵犯动机量表	RSES	TF = 0.31
黄小敏,2017	493	初中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SF = 0.260 IF = 0.208
张 盈,2017	529	高中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443 SF = 0.565 IF = 0.204
Shuguang Yao,2017	475	大学生	HFS	RSES	SF = 0.30 IF = 0.17
于小芳,2017	577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356 SF = 0.374 IF = 0.224
付 进,2016	225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IF = 0.29
付 进,2016	84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IF = 0.31
付 进,2016	137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IF = 0.26
程淑华,2016	347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IF = 0.298
何 浩,2015	450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43 SF = 0.42 IF = 0.26
田录梅,2015	446	初中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31 SF = 0.33 IF = 0.17
聂兵霞,2015	987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348 SF = 0.349 IF = 0.222
赵 薇,2015	468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48 SF = 0.50 IF = 0.28
孙崇勇,2015	498	初中生	自编量表	RSES	SF = 0.34
王 琼,2014	725	大学生	自编量表	RSES	SF = 0.303
黎玉兰,2013	193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SF = 0.17 IF = 0.28
黎玉兰,2013	61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SF = -0.08 IF = 0.31
黎玉兰,2013	118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SF = 0.33 IF = 0.21
陈雅彬,2013	859	大学生	自编量表	RSES	SF = -0.0201
贺小华,2013	430	大学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0.38 SF = 0.39 IF = 0.24
罗文建,2013	339	大学生	HFS	RSES	SF = -0.421, IF = -0.245
孟欢欢,2013	1139	初中生	自编量表	二维自尊量表	SF = 0.10, IF = 0.14
刘天一,2013	332	初中生	HFS	RSES	TF = 0.19, SF = -0.01, IF = 0.23
徐晓娟,2011	190	大学生	TTF	RSES	TF = 0.217
徐晓娟,2011	55	大学生	TTF	RSES	TF = 0.354
徐晓娟,2011	135	大学生	TTF	RSES	TF = 0.139

续表 1

研究 ¹	样本量	被试	宽恕量表 ²	自尊量表 ³	相关系数 ⁴
徐晓娟,2010	290	大学生	TTF	RSES	TF = 0.380
徐晓娟,2010	95	大学生	TTF	RSES	TF = 0.388
徐晓娟,2010	195	大学生	TTF	RSES	TF = 0.198
孔德娇,2009	711	高中生	Hearland 宽恕量表	RSES	TF = - 0.265 , SF = - 0.205 , IF = - 0.169
张海霞,2009	504	大学生	HFS	RSES	TF = 0.394 SF = 0.327 IF = 0.179
傅 宏,2006	336	大学生	中国 Mullt 问卷	RSES	TF = - 0.07
陆丽青,2006	520	大学生	FLS	RSES	TF = 70.189
陆丽青,2006	520	大学生	FS	RSES	TF = 0.166

注:1. 编码文献只报告了第一作者和出版年。2. HFS:Thompson 心灵宽恕量表;TTF:Brow 宽恕倾向量表;FLS:Rye 宽恕倾向量表;FS:Rye 情景宽恕量表。3. RSES,Rosenberg 自尊自评量表。4. TF = 整体宽恕,SF = 自我宽恕,IF = 人际宽恕

2.2 文献编码

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特征编码,涉及文章作者及发表年代、样本量、被试类别、宽恕量表类型、自尊量表类型性等。同一篇文献报告多个独立样本的则分开编码。研究中广泛使用 Rosenberg 自尊自评量表(RSES)测量整体自尊,有 2 篇文献使用的是二维自尊量表,也报告了自尊总分。宽恕的测量涉及宽恕倾向、宽恕态度、情境性宽恕的整体测量,即总体宽恕,或者因宽恕对象不同,选取宽恕自己(自我宽恕),宽恕他人(人际宽恕)的维度测量宽恕。将总体宽恕与自尊总分以及宽恕各个维度与自尊总分相关系数纳入编码,详见表 1。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 CMA (Comprehensive Meta - analysis)3.0 专业版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该软件只需输入单个研究量的相关系数、样本量,就能计算合并效应量,95% 置信区间,p 值,显示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差异,标准误的漏斗图等元分析其它统计结果。采用相关系数 r 为效应值,有 2 篇文献只

报告了自尊与自我宽恕的各个维度间的相关,拟采用相关系数合成方法(r - Fisher Z)得到自尊与自我宽恕的总相关系数。

3 研究结果

3.1 异质性检验

首先进行异质性检验。其目的是考察纳入研究的各个变量结果间是否具有异质性,从而确定合并效应量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是否要进行调节效应分析。通常采用 Cochrane Q 值和 I^2 统计量来判断各研究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当 Q 值具有统计学意义时,数据间呈异质, I^2 反应异质性的程度($I^2 \geq 75\%$ 时存在高异质)。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2。Q 检验显著($P < 0.001$),每一项 $I^2 > 75\%$,说明大部分研究的效应量存在异质性,适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来合并效应量,同时也意味着自尊与宽恕的关系中存在着调节变量。因此,本研究先分析自尊与宽恕关系的主体效应,然后是调节效应,探讨哪些因素会对自尊与宽恕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表 2 效应值异质性检验及发表偏差结果

结果变量	异 质 性					发 表 偏 差			
	K	Q	P	I^2	Tau^2	Nfs	Egger's Intercept	95% CI	P
人际宽恕	23	177.24	<0.001	89.84	0.021	1087	2.15	-2.35,6.65	0.32
自我宽恕	22	463.57	<0.001	96.76	0.062	1408	-0.80	-11.17,9.57	0.87
总体宽恕	25	339.37	<0.001	94.96	0.051	1775	0.334	-6.01,6.67	0.91
Overall	70	1006.41	<0.001	94.73	0.043	2786	0.844	-2.77,4.45	0.64

3.2 发表偏差检验

采用漏斗图检验纳入文献是否存在发表偏差,见图 1。大部分研究文献集中在漏斗图的中上部,较均匀地分布在平均效应值的两侧,初步直观判断元分析存在出版偏差的可能性较小。为了更准确评估发表结果状况,拟采用失安全系数法(Nfs)和 Eggers 回归截距法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2):要使自尊与宽恕的相关由显著变得不显著需再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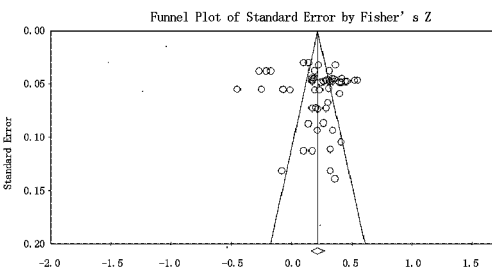


图 1 自尊与宽恕关系研究的漏斗图

大量独立阴性样本($Nfs > 1000$); Egger 回归方程截距值($P > 0.05$)也表明不存在严重发表偏差,二者与漏斗图的观察结果一致。

3.3 主效应检验

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见表3。自尊与宽恕以及宽恕的各个维度之间呈正相关,自尊与总体宽恕

之间的相关系数 $r = 0.278$ (95% CI: 0.202 ~ 0.350),自尊与自我宽恕、人际宽恕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30,0.196。根据 Lipsey 和 Wilson 的判别标准, $0.1 < |r| < 0.4$ 为中度相关,意味着自尊与宽恕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表3 自尊与宽恕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宽恕结构	k	N	r	95% CI	Z 值	p
自我宽恕	22	11213	0.230	0.121,0.333	4.077	<0.001
人际宽恕	23	9924	0.196	0.137,0.254	6.378	<0.001
整体宽恕	25	10379	0.278	0.202,0.350	6.990	<0.001
Overall	70	31516	0.227	0.184,0.269	10.163	<0.001

3.4 调节效应检验

以宽恕量表类型、被试类别、宽恕结构、性别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自尊与宽恕关系的影响作用,结果见表4。宽恕量表类型、被试类别、宽恕结构指标的调节效应显著,而性别之间的差异不显著($Q_B = 0.723, p > 0.05$)。用不同量表测量宽恕,差异显著($Q_B = 126.973, p < 0.001$),人际侵犯动机量表与自尊之间的相关度最高($r = 0.310$),其次是 Hearland

量表($r = 0.290$),中国 Mullt 量表与自尊的相关度最低($r = -0.07$)。在被试类别中,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的宽恕与自尊间的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0.246,0.096,0.219,被试的不同类别影响自尊与宽恕的关系,差异明显($Q_B = 85.122, p < 0.001$)。自尊与自我宽恕($r = 0.233$)比人际宽恕($r = 0.192$)相关度更高,且差异显著($Q_B = 15.736, p < 0.001$)。

表4 自尊与宽恕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类别名称	k	r	95% CI	Z 值	$Q_B(df)$	p
宽恕量表	Hearland 量表	38	0.290	0.276,0.304	30.330***	166.275(7)	<0.001
	HFS	16	0.197	0.175,0.219	16.841***		
	TTF	6	0.279	0.219,0.337	8.796***		
	自编量表	6	0.127	0.098,0.156	8.542***		
	FLS	1	0.189	0.105,0.271	4.350***		
	FS	1	0.166	0.081,0.248	0.381***		
被 试	中国 Mullt	1	-0.07	-0.176,0.037	-1.279	85.122(2)	<0.001
	人际侵犯动机量表	1	0.310	0.189,0.422	4.851***		
	大学生	51	0.246	0.234,0.259	37.296***		
	高中生	8	0.096	0.066,0.126	6.202***		
	初中生	11	0.219	0.193,0.245	16.009***		
性 别	男	5	0.224	0.152,0.293	5.970***	0.723(1)	0.395
	女	5	0.277	0.176,0.371	5.243***		
宽恕结构	自我宽恕	22	0.228	0.210,0.245	24.448***	15.736(1)	<0.001
	人际宽恕	23	0.175	0.156,0.194	17.543***		

注:*** $p < 0.001$

4 讨论

4.1 自尊与宽恕的关系

本研究对以国内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收集了近二十年31篇自尊与宽恕关系的实证研究。元分析发现自尊与宽恕之间存在中等程度正相关,证实了自尊水平高者易于宽恕。既不同于西方研究者的“自尊与宽恕关系十分密切”观点,也和国内研究“自尊与宽恕之间相关不显著”有别。可能原因是:东西文化对自尊与宽恕的理解不同有关。西方

以个人主义为主,强调个性独立,追求个人利益和价值目标实现,宽恕他人更多出于改善和修复破裂人际关系,从而挽回在受到侵犯时所丧失的自尊。而自我宽恕能使个体平缓情绪,减轻痛苦,还可增加希望感,提高自尊。在集体主义中国,古代哲学家视宽恕为一种道德规范,当作追求人际和谐的方法准则,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和他人面子而宽恕(陶琳瑾,傅宏,2010)。部分对大学生、中学生的研究也证实了,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为了被集体接纳,维护和谐

人际关系,更倾向宽恕他人(郭新年等,2018;苗灵童等,2018;刘贤敏等,2020)。在西方文化中,宽恕是为了维护或者提高个体自尊;在东方文化里,为了维护良好人际关系去宽恕他人,高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去维护和谐人际关系。

中国人对自尊的理解更多倾向于社会自尊。社会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在各种社会情景下的价值感受,即个体自身在社会接纳方面的总体评价(Lawson,1979)。黄希庭的研究指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取向的自尊比较弱,集体(社会)取向的自尊比较强”(黄希庭,尹天子,2012)。国内对自尊与宽恕关系研究中,基本上采用 RSES 自尊量表,该量表更多倾向于测量个体自尊。傅进(2014)在探讨自尊与宽恕倾向关系时,加入了社会自尊因素,结果发现社会自尊比个体自尊对宽恕的预测作用大。傅宏在分析“中国大学生宽恕及相关人格因素”时,加入强调人情和睦的个人特征——人情、面子等因素,自尊对宽恕的预测作用就显著降低了。

对于国内研究结论关于自尊与宽恕相关度大小不同,正负不一,研究者根据元分析结果作出如下解释:其一,不同宽恕结构与自尊总分之间相关度有别。自尊与总体宽恕的平均相关系数 0.278,自尊与人际宽恕的平均相关系数 0.196,自尊与自我宽恕的平均相关系数 0.230。从相关系数的大小比较来看,自尊对总体宽恕的影响最大。其二,已有研究中不同类型宽恕量表测量出来的宽恕与自尊的相关度的强度不同,方向不一,从 -0.421 ~ 0.565 都有报告。可见,自尊与宽恕的关系深受其它变量影响。

4.2 自尊与宽恕关系的调节作用

宽恕测量工具类型影响自尊与宽恕之间的关系,且差异显著。可能因宽恕概念不同,基于不同概念开发的测量工具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且内部结构也并不一致。人际侵犯量表与自尊的相关度最高,但在原始研究中,人际侵犯量表、中国 - Mullet 问卷、以及 FLS、FS 量表分别只在一个独立样本研究中使用一次,它们与自尊的相关度有待进一步研究。Hearland 量表是国内测量宽恕的重要工具,它与 HFS、TTF、FLS 都属于宽恕倾向量表,FS 属情景宽恕量表,有研究指出情景宽恕对自尊的预测力要比宽恕倾向对自尊的预测力弱(陆丽清,2003),这与本元分析结论一致。中国 - Mullet 问卷测量的宽恕与自尊是负相关,从研究结果来看,唯独它与自尊相关不显著,这与国外原始量表的研究有差异。可能因为中国 - Mullet 问卷剔除或修改了原始量表中有理解分歧的内容,例如原始 Mullet 问卷由 18 个项目组成,包括持久的怨恨、迫于环境下的宽恕以及宽恕意愿,修订的中国 - Mullet 问卷只包含 16 个项

目。自编宽恕量表与自尊的相关度较低,平均相关系数 0.127,国内研究者自编的宽恕测量工具在文献中推广使用频率较低,心理测量特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宽恕结构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分析比较了人际宽恕与自我宽恕对自尊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自尊与自我宽恕比人际宽恕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与很多已由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可能因为自尊属于自我系统中的一部分,RSES 自尊量表更多以自我为参照物的评定量表。Brown(2010)研究发现,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高自尊的人较多进行有利于自我的归因,因而较少体验到消极情感。此外,蔡华俭(2011)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考查中国人发现,中国人对自己有明显积极的看法。积极的自我评价系统导致更容易自我宽恕。

研究对象也是自尊与宽恕之间关系的重要的调节变量之一。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的自尊与宽恕的平均相关系数远低于大学生和初中生。在用 RSES 量表测量外显自尊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与初中生的自尊都高于高中生,高中生的自我评价更多呈现自我否定、自我不满的倾向,亲子冲突,交往危机在高中阶段尤为突出(张镇,李幼穗,2005)。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自尊与宽恕的关系。

性别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由于原始文献大部分研究没有报告男女被试自尊与宽恕的相关系数,导致调节效应检验样本较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持续关注性别这一调节变量。

5 结论

元分析研究结论表明自尊与宽恕之间存在中度正相关,验证了高自尊者易宽恕;自尊与自我宽恕的关系比与人际宽恕的关系更为密切。自尊与宽恕的关系深受宽恕测量工具、被试类别、宽恕结构等变量的影响,调节作用明显,而性别无显著调节效应。

参考文献

- 蔡华俭,丰怡,岳曦彤.(2011). 泛文化的自尊需要:基于中国人的研究证据. *心理科学进展*, (1), 1-8.
- 陈雅彬.(2013). 大学生自我宽恕与其归因、自尊的关系研究(硕士研究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 程淑华,赵梦丹,钱新宇,等.(2016). 大学生自尊和宽恕他人的关系: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73-175.
- 傅宏.(2006). 基于中国大学生样本的宽恕及其相关人格因素分析. *教育研究与实验*, (1), 58-63.
- 付进,黎玉兰,罗锂.(2016). 大学生自尊与宽恕倾向的关系:社会认可需要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探新*, 26(2), 171-175.

- 郭新年,刘钰,麻超.(2018).高中生人际信任对利他行为的影响:自尊、宽恕他人的多重中介作用.《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70-73.
- 黄希庭,尹天子.(2012).从自尊的文化差异说起.《心理科学》,(1),2-8.
- 孔德娇.(2009).高中生宽恕心理与自尊、人际信任的关系(硕士研究论文).河南大学,开封.
- 黎玉兰,付进.(2013).大学生自尊与宽恕倾向的关系:归因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129-132.
- 陆丽清.(2003).大学生宽恕的影响因素及其同心理健康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金华.
- 刘贤敏,乔虹,周炎根.(2020).大学生谦虚与宽恕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中国卫生事业管理》,(3),216-218.
- 苗灵童,赵凯莉,杨梦圆,等.(2018).亲子依恋与初中生人际宽恕的关系:一个有调节作用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34(2),264-272.
- 施国春,张丽华,范会勇.(2017).攻击性和自尊关系的元分析.《心理科学进展》,25(8),1274-1288.
- 陶琳瑾,傅宏.(2010).宽恕治疗:基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6),45-47.
- 田录梅,杨婧,于芳荣.(2015).初中生自尊同伴接纳、与不同宽恕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3(2),336-338.
- 赵薇,郑显亮.(2015).自尊与宽恕:共情的中介作用.《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1),871-875.
- 张镇,李幼穗.(2005).青少年内隐与外显自尊的比较研究.《心理与行为研究》,3(3),219-224.
- Brown, J. D., & Cai, H. (2010). Self-esteem and trait importance moderat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elf-evalu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1(1), 116-123.
- Fanti, K. A., & Henrich, C. C. (2015).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narcissism on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5(1), 5-29.
- Freedman, S. R. (1996). Forgiveness as an intervention goal with incest survivo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5), 983-992.
- Hong, W., Liu, R. D., Ding, Y., et al. (2020). Self-esteem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compromising thinking on forgiveness among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 *Front. Psychol*, 11(2), 1-9.
- Holmgren, M. R. (1998). Self forgiveness and responsible moral agency.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32, 75-91.
- Lawson, S. (1979). The social self-esteem inventory.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9(4), 803-811.
- Strelan, P. (2007). Who forgives others, themselves, and situations? The roles of narcissism, guilt, self-esteem, and agreeablen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2(2), 259-269.
- Yao, S., Chen, J., Yu, X., et al. (2016). Mediator roles of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and self-forgiveness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urrent Psychology*, 36, 585-592.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Evidence from the Sampl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Jiang Songmei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Abstract: Objective: A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The studi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Wang Fang, Spring Link and Web of Science. Finally, 31 relevant studies and 70 independent effect sizes met the criteria for inclusion in the meta-analysis with the sample size of 31516.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The modera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orgiveness measurement tools, participants and the measurement index of forgivenes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but sex had no moderate effect.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self-esteem correlates with forgiveness. Especially, there is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elf-forgiveness than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Key words: self-esteem; forgiveness; meta-analysis; moderators